"有点冷哦,这种天气应该多穿点。

刚和她走出公寓,一股冷气扑面而来,我猜走出那辆奔驰在无尽雪国的列车肯定也是这种感觉。现在外面的 景色也一定可以称呼为雪之国,这片白色也望不到尽头。

我撑起伞,和雪之下前往干叶站附近的商场。

媒体不需要着重报道了,明眼人想必都有付山来。

比企谷君周围的人应该都不怕冷吧?

"喂,虽然我在场会让氛围变冷,但是也没有到那种地步吧。

我倒记得某人的眼神也比地球的尽头冷三分吧?突然回忆起过去开始认识她的时候,背地里称呼她"雪女"。 啊,对了,那本最讨厌的人名单得偷偷销毁,被雪之下发现她在名单上我就死定了。

现在倒有一点暖和呢。

她的脸转了过去,抬头望着飘落下来的雪,轻声自言自语。"怎么会,现在正下雪。"不,挺暖和的。"

她应该是在说天气吧?

我困惑,转过头去,禁不住想要向她开口确认,却因为靠太近,习惯性呼出来的热气直直

没育掌握好距离的我感到有些抱歉和慌张,我强行挪开了视线,悄悄用余光打量雪之下。

她白皙的脸颊出现了一丝红晕,在寒冷中颤抖的她甚至让我有些动摇。

她一边念叨着,在某一瞬间自然伸出手紧紧挽住我的手臂,满足地靠在了我的身上。

我身边的这个女孩,曾经也伴随着一场雪而来,我猜她出生的那个雪天也一定和今天我们一起感受的那样,那 样温暖。

后来这家伙和我一样,一直等待渡过属于自我的寒冬,一个人独自走在了一望无际的积雪上,孤零零回望只有 自己的印记。

除去时间的流逝,我们两个人究竟在那个雪之国里各自走了多远呢?时过境迁,以至于现在的我开始认为那些 -个人的日子不再是自己扭曲被迫接受现实的结果,没有那些惨到不能再惨的孤零零的日子,我就没有理由 被扔进那个奇怪的部门了。

我和她是两个不同的极端,被现实推着走的我,被理想驱动的她,无论如何愿望不能重合的我们连相遇都显 得奢侈。

所以,我想好好珍惜身边的这个女孩。

所以, 平冢老师, 我现在的答案是, 一个让我的雪国冰雪消融的人, 现在正挽着我往前走。

你在想什么?"雪之下的问题打断了我的思绪。"

没什么,我觉得在这样的雪天散步还不错呢。

你不会是因为大雪而兴奋吧?比企谷君你真的是大学生吗?"

"不,我不是因为这个兴奋,还有也没有很兴奋吧。但是我看起来确实年下没错。"你的眼神,已经快死了呢。有人真是大言不惭啊。""

"心还是热的哦。

"是呢,这一点我不否认。

雪之下露出了浅浅的笑容。

人行道靠马路的那一侧,看到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扛着摄影机,在他面前的是一名女记者。不出所料的话,是在报道天气之类的,毕竟这附近也没有什么新鲜事。

我和雪之下正打算经过的时候,那位女记者适时对着摄影机说了一句:"现在来问问看附近民众的感受 吧。"随即迅速地把话筒塞到我和雪之下的面前。摄影师自然也紧随其后。"打扰一下,我们是东京电视台,能就天气问题对你们进行采访吗?"记者

"记者的微笑很是热情。

雪之下被突然的举动惊吓到,有些慌张得支支吾吾,

看着摄影机的镜头,难免有些违和。 "请问你们是情侣吗?"

我抬头避开了他们的视线,呼出一大口气。

羞耻到好想死啊。

雪之下的脸颊泛起绯红,依然支支吾吾。

"嗯.....嗯.....

这位女记者倒是没有无所适从,反正看起来得心应手。

那请问你们对于东京下了二十年以为最大的雪作何感想呢。让男朋友先说吧。"女记者的笑容更加灿烂了。 雪之下似乎平静了一下,好奇地歪着头盯着我。

喂喂喂, Lady First 的规矩都不明白吗。

感想吗?一时语塞,自己刚才在想一些和雪扯不上边的事情。

等等,如果对雪的感想说不出来,那我只要对雪之下的感想说出来就可以了。

我咽了咽口水,屏住呼吸,打算回答。

虽然很羞耻,但也不是说不出来。

和恋人一起漫步于下雪天……有着特别的氛围……我很喜欢。

记者小姐会心一笑,肯定点了点头。

说出口的瞬间,果然还是希望这段被剪辑掉。

全国观众肯定也不希望听我胡说吧,甚至他们会愤怒到朝着电视咒骂"现充爆炸"什么的。

此刻我不敢回看雪之下,不清楚她是怎么样的表情。

'还以为您男朋友是很害羞的类型呢,那女朋友这里有什么看法呢。"

记者小姐的语气温和了许多。"是呢,有些惊喜。没想到呢。" 听着她回答,我顺势再次注视她,雪之下似乎在隐忍什么,甚至连微笑的嘴角都若隐若现,或者说是在颤 抖,再加上红彤彤的面容,都显得那样自然可爱,任谁看了都会脸红。

雪之下和记者小姐面面相觑了几秒钟,不约而同笑了出来。这就是女生之间的默契吗。 "非常感谢二位。" "不,客气了。"雪之下微微鞠躬。 "没想到你还挺喜欢这样的大雪天呢。你也会感到惊喜啊。" "是吗,没想到比企谷君会这么喜欢和我漫步在这样的雪天呢。"

她露出了久违的胜利的微笑,很耀眼,突然好怀念那两年。

